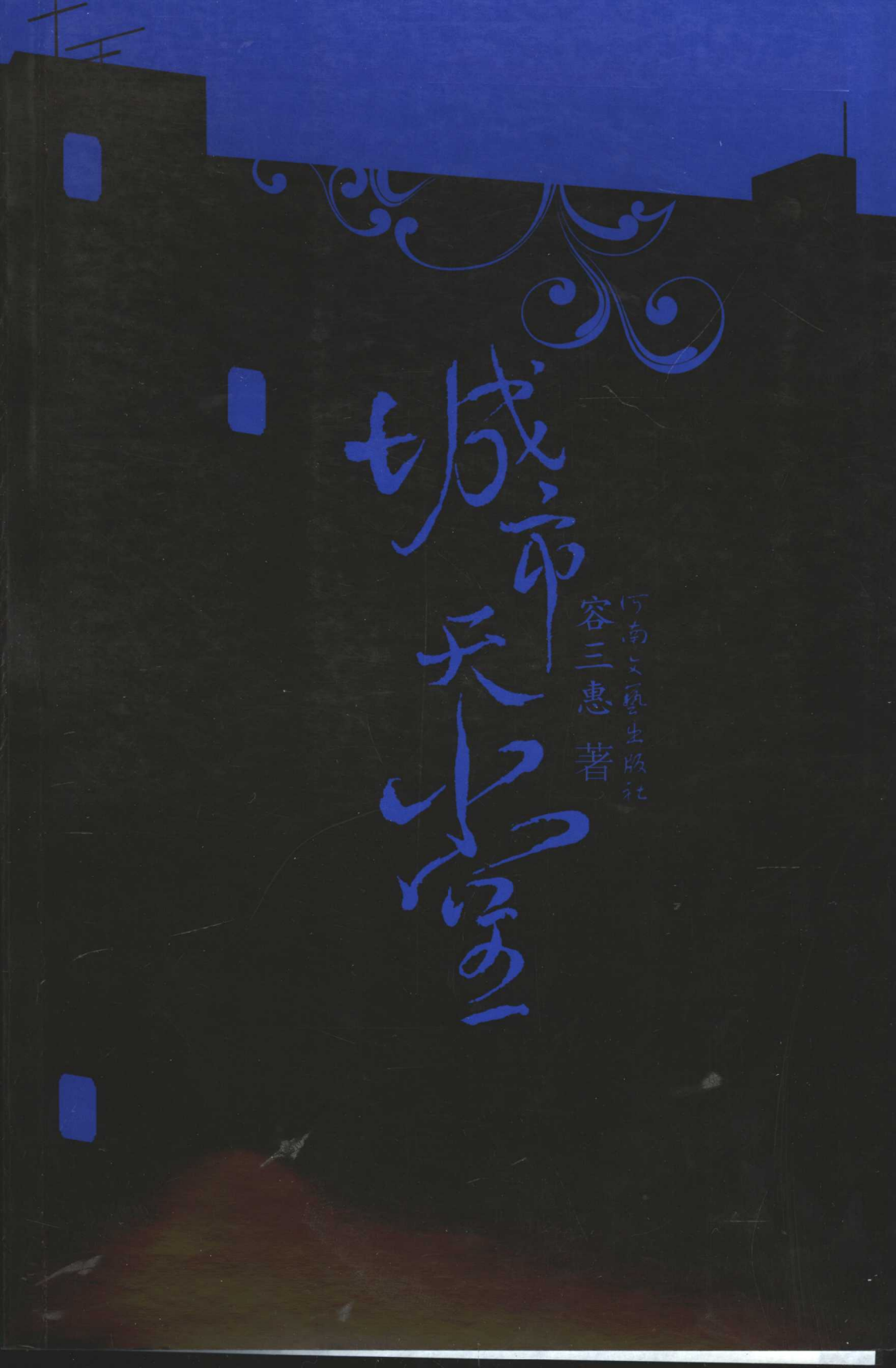




城市天空

河南文匯出版社
容三惠 著



城市天空

河南文艺出版社
容三惠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城市天堂/容三惠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
2007. 1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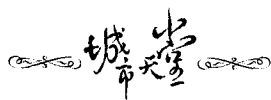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80623-897-4

I. 城… II. 容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84059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	开本 16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	印张 19.5
邮政编码 450011	字数 215000
承印单位 河南龙华印务有限公司	印数 1—10000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	版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
纸张规格 640 毫米×960 毫米	印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623-897-4	定价 2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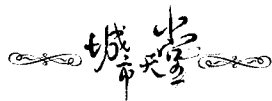


引子

王春江来到省城，驮着行李在大街小巷到处乱窜，目的是寻找适合自己干的活。他是第一次走出家门，感到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陌生和新奇。他东瞅西望，觉得这个城市很大，很美。各条大街都一样，路口都一样，岗亭都一样，就像一张织成的大格子网，笼罩在这座城市的地盘上，经经纬纬让人很难分辨。大街上的广告牌，五光十色，花花绿绿，让人眼花缭乱。大大小小的车辆一辆接一辆，如车的海洋，像长龙般的队伍。街上的行人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有的走得洋，有的走得傲，有的走得像俘虏兵，这就走出了不同层次，但都在城市这张网上混饭吃。大街两旁的大楼，手拉手，肩并肩，气势雄伟壮观，直插云端。一个个宾馆大酒店门口都站着年轻漂亮的小姐，如模特一般。王春江走着走着脸上的汗水一滴一滴地往下落，白背心贴在脊背上湿淋淋的。他抬头望望天空，骄阳如火炭一般，很毒，残酷的毒。他感到头上像顶着热鳖子，脚下像站在蒸笼里，要把他蒸熟烤焦似的难受。

王春江跑了一天，白活动腿脚，没有任何收获，找不到活儿，也就

没有归宿。晚上,他只好来到新世纪广场。广场上矗立着一根根碗口粗的白灯柱,每根灯柱上安装着十几个彩灯,分别为雪球形、荷花形、仙桃形等。整体造型宛如一朵朵盛开的鲜花,布满了整个广场,如花的海洋。它们交替散发出红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等不同光色,虽然灯光不是很亮,但能看清广场里所有的景物。广场四周围着天蓝色铁栅栏和许多奇花异木。那一棵棵郁郁葱葱不同的树木,都头碰头地伫立着,如围墙一般。广场里植着厚厚的草坪,草坪中间有平坦的小水泥路,是供人们在这里悠闲地散步用的。广场中央有一个坐北朝南的大舞台,框架结构,舞台上下均有三米多高,平面台顶,中间有一道隔离墙,隔出了幕前、幕后两个场地。一般在这里召开大型会议、举办文艺节目演出等,舞台发挥了多种功能。平时就在舞台中间的隔离墙上,镶嵌着巨型彩屏,如电视画面一般,展示着省城的风景名胜之地,为广场增添了看点。广场的一角,安装有固定的健身设备,如双杠、秋千、滑梯等。来这里玩耍、乘凉的人很多,不分男女老少,有的坐着,有的躺着,有的散着步,有的做健身运动,还有幼儿学走路的,儿童学自行车的。个个喜气洋洋,自由自在。王春江看到此情此景,心里不由得感叹,看人家城里人多幸福,住高楼大厦,吃鸡鸭鱼肉,还有舒适的娱乐环境,工作又累不着,这样的生活在村里祖祖辈辈都没见过。他边走边看边想,来到广场的最西边,找到一个僻静处坐了下来。他觉得累了,便打开行李,在毛茸茸的草坪上铺上旧得发黄的白床单,躺下来休息。他觉得草坪上弹弹的,绵绵的,柔软舒适,比躺在家里的棉花被上还舒服。清凉的微风驱散了他体内多余的热量,他闻着浓浓的青草气和花香气,感到舒心惬意。他觉得城市真好真美,如天堂一般,即使在这里打一辈子工,也不愿再回那个破家了。因为那个家给他留下了



许多铭心刻骨的心酸事,这些事已经根深蒂固地占领了他的大脑阵地,所以他一闭上眼睛,那历历往事便不由自主地在大脑里闪现出来,仿佛发生在眼前……

那是王春江上小学四年级时发生的事，起因是他母亲乔桂花遭人毒打。

夏季的雨，虽然来得凶猛，但走得也急。刚才还是风雨交加，电闪雷鸣，不多时，天地便恢复了往日的平静，但乔桂花家却闹腾起来了。

马家来了一帮人，一个个拉着脸，气势汹汹。那个中年汉子是马小伟的父亲，他手里握着一根三尺长的枣木棍；那个矮胖的中年妇女是马小伟的母亲，外号“刀子嘴”；那个年轻小伙子是马小伟的哥哥，他手里攥着一根长皮带。三人眼里喷着怒火来到乔桂花家院里，个个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东一头、西一头四处乱窜，寻找着乔桂花。这种阵势令人惊恐，气氛异常紧张。

马父吼叫：“疯子，快爬出来，我非打断你的腿不可！”他冲进低矮的、残破不堪的灶房里寻找乔桂花，但不见人。于是，锅碗瓢盆遭了殃，成为他撒气的对象。霎时，一阵砰砰嚓嚓、哗哗啦啦强烈而清脆的交响乐，冲破灶房，荡在空中，刺激着人们的耳膜，震颤人心，使气氛更加紧张。灶房里的铁锅露了底，碗盆成了碎瓦片。

马母从厕所里把乔桂花拉出来了，指着她的鼻子骂：“你个臊疯子，你是假装的，你咋不把你儿子扔到池塘哩？俺儿要是吓出个啥病，我跟你没完。俺儿还在医院里躺着，你赶快给我一千块钱，给俺儿治病，不给，我一把火把你家的房子烧了。”那声音像打雷，那目光像刺刀威逼着她，那气势像是要一口把她吞食了。

乔桂花精神失常多年了，时好时坏。那天她闯了大祸。她去学校为儿子王春江和女儿王春红送雨伞，马小伟取笑她，嘲弄她，嘴里不干不净地叫着疯子，这便激怒了王春江，二人扭着厮打起来。两个孩子是同班同学，都十一二岁，个头一样高。乔桂花眼看儿子被压在马小伟身下吃了亏，大吼一声，扛起马小伟把他扔进大门口的池塘里了，然后她像没事人似的回了家。

乔桂花双手抱着双肩蹲在墙根儿，吓得浑身不停地颤抖，面色如土，一双恐惧的目光望着面前这帮杀气腾腾的人及他们狰狞的面孔，仿佛心就要碎了，胆就要破了，甚至大气都不敢出。

王春江愣怔地站在旁边，他知道连父亲重病在身，都没钱治，哪有钱给马家？

马母指着乔桂花对儿子说：“打她，打她，用皮带狠狠地抽她。”

马哥像发怒的雄狮一般，没头没脑地抽打着乔桂花，“啪、啪、啪”，一下又一下，每抽一下，她就惨叫一声，那声音像狼嚎，像鬼叫，令人心颤。她像只惶惶偷生的老鼠，在院子里抱着头无助地跳着，躲着。霎时间，她的衣服开了花，脸上现出一道道鲜红的血痕。王春江眼巴巴地看着母亲遭受毒打，恨得怒目切齿，浑身凝聚着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，冲上前去狠狠咬住马哥的一只手。马哥“哎呀”一声惨叫，捂着手，转身一脚将王春江踹倒，紧接着连脚攻击。王春江像捆绑的稻谷个子

一般在地上翻滚着。乔桂花不顾一切地扑在儿子身上，保护着儿子，母子俩抱成一团滚在污泥浆里，成了泥巴人。

此时，邻人李木匠的母亲瘦柴个儿，拧着小脚，慌慌张张，摇摇摆摆地走过来，大声呼喊：“打死人啦，打死人啦，你们不能打死人哪！”

乔桂花的丈夫王狗剩的病越来越严重，躺在床上听到窗外的吵闹声、打砸声，气得浑身颤抖，面色煞白，强撑着身子起了几次，但终未能起来。他觉得浑身僵硬，身不由己，想跑出去与马家人拼个你死我活，鱼死网破，但做不到。亲人遭受毒打的事像烧着他的骨，烫着他的肉，刺着他的心一样难受，却不能帮一把，他只能憋足气，愤愤地骂：“日你娘，姘种货，你是明欺负人……”

这时，李木匠从外面回来了，看到乔桂花家院里的这一幕，便急忙拉着马父的手说：“大哥，消消气，这是咋回事？咋弄成这样哩？”

马父将事情的前因后果气冲冲地讲述一遍。李木匠看看满屋狼藉的锅碗碎片，又瞧瞧遍体鳞伤的乔桂花，他真想把乔桂花抱在怀里痛哭一场，但他抑制着情感，愤愤地皱着眉头说：“她是个疯子呀！你们不知道？咋能和她一样呢？您要把她打死了，您偿命，她把您打死，无罪，这法律可是偏向着她呢，您不知道？今天要出人命，您后悔也来不及。”

院子里的大杨树湿淋淋的，从碧绿的树叶上缓缓地落下一滴一滴的雨水，好像同情乔桂花而在一旁默默地流眼泪。凸凹不平的地面上全是雨后的泥浆，混乱的泥脚印布满了整个院落。马家人都僵僵地站着，四周围着看热闹的众人，有老有少，有的纳着鞋底，有的抱着孩子。他们的表情各不相同，马家人憎恨乔桂花，众人却很同情她。有人劝说：“木匠说得对。事是人找哩，祸是人做哩。人也打了，气也出了，千

万别再弄出大事了。”

有人把乔桂花和王春江从泥巴地上搀扶起来，母子俩搀扶着回到屋里。

马母不依不饶地说：“要把俺儿吓出神经病，那可毁俺一辈子，她得给俺拿钱治病。”

李木匠指着屋里说：“你去看看，就这一摊子，别说一千块，就是十块钱她也拿不出来。狗剩躺在床上起不来了，给他讨一包药的钱都没有。”

乔桂花家仅住两间低矮的土坯茅草房，由于年久失修，墙体伤痕累累，房顶上的茅草厚薄不均，会漏雨的地方就用黑油毡覆盖着，像烂席片上补的黑补丁。屋里没有衣柜仅有两张小木床，里外房间各放一张，靠前墙窗口下又垒了一张土坯床，这是王狗剩得病以后专为自己垒的，他是怕自己的病传染给妻子和儿女。从东墙到西墙扯着一条麻绳，麻绳上搭着全家人的衣服，它代替了衣柜的作用。墙角堆着几袋糊口的粗粮。这就是乔桂花家的全部家产了。

不料，马母虎着脸，嘴里喷着唾沫，指着李木匠说：“你咋知道她没钱？你别歪着嘴说话，你也不是啥好东西，你看看她家的老二，除了腿不瘸，哪一点不像你？”

李木匠和乔桂花家是多年的老邻居，在一个大院里住着，每到吃饭的时候，两家人都蹲在院前的大杨树下吃饭，像一家人似的，关系很好。李木匠家只有他和母亲两口人，因家贫，如今他已经三十多岁还没找上媳妇，论长相并不差，四方脸，黄白色，浓眉大眼很有精神，但美中不足的是他的一条腿稍微有点跛，走起路来有点僵硬。那是他小时候爬到树上掏麻雀被摔伤留下的后遗症。

李木匠一听马母揭“伤疤”，便怒气上涌，气愤地说：“你别血口喷人，疯狗嘴。”

马母指手画脚一蹦一蹿地吼：“你骂谁？你骂谁？”她的脸色像紫茄子似的，张牙舞爪地要去打李木匠。众人慌忙向前劝解，拉开了他们。

此时，王狗剩憋足一口气，竟然强撑着身子坐起来了，扒着窗口说：“马大哥，您把他娘俩儿都打死算了，我带着他们一起走，我就是死了也无牵无挂了。”

马家人看着这一情景，唯恐王狗剩当场死去，就说不清了，所以都灰溜溜地走了。

王春江记得当天晚上，天上没有月亮，仅有几颗乱眨眼的星星，好像偷偷地观察着大地的动静。村里到处是一片漆黑，让人感到恐惧和凄凉。父亲因生气而导致病情突然加重，他让王春江把李木匠叫到家里。

李木匠坐在王狗剩的身边。浑身浮肿的王狗剩，像吹起来的气球人一样，那肌肉像发开的面，暄腾腾的。手心手背像青蛙肚子，鼓囊囊、黄澄澄、软绵绵的。腰似大缸，肚子大得像一口反扣的大铁锅。眼睛肿成了一条缝，厚厚的嘴唇向外翻卷着，完全失去了他的本来面目，好像戴上了一副令人害怕的假面具。李木匠心想，狗剩是不行了，看他的模样是难撑下去了，禁不住心里酸溜溜的，想想从前一起上山打柴，干农活，相互帮忙，也是好人哪！他不该走这么早，才四十多岁，正能干活哩！家里离不开他，可就是因为穷，没钱治病，才留不着他的命。王狗剩勉强睁睁眼，伸伸手抓住李木匠的手说：“兄弟啊！我感谢

你对俺家的帮助，孩子们从小到大都由咱婶和你照管，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，我只想来日报答，可这病把我弄倒了。”

李木匠说：“狗剩哥，咱当邻居几十年了，谁还不了解谁？还说啥谢不谢的话。人吃五谷杂粮，谁都料定不了会得个啥病，要说得病也不可怕，怕的是穷啊！咱弟兄俩都是穷，要是有钱，你这病早就治好了。”

“你说得对。开始得病，我只想着能熬好，因为咱平时有个感冒发烧，头疼脑热的，熬几天就好了，没想到这场病是越来越重，不遂人愿哪！”

两年前，王狗剩感到身体不适，浑身无力，脸色蜡黄得如地皮一般。有时觉得肝部隐隐作痛，像针刺般的疼，后来像刀刮似的疼，直到疼得不能忍受时，才去医院检查。医生说到了肝炎晚期，一旦腹水就难医治了，劝说他赶快住院治疗。但他心里清楚，家里穷得吃盐的钱都没有了，哪有钱住院？他口头上答应医生住院，并询问需要多少钱能治好病。医生说，这难说，没个三五千恐怕下不来，就这也不一定有把握。王狗剩心想，别说三五千，就是三五百我上哪儿弄去？一旦住院，花钱就是无底洞。他一边说是回家拿钱，一边默默地将药方装在衣兜里，回家该干什么干什么，只当没事似的。仅仅买了一瓶止疼片，每到肝疼坚持不住了，便悄悄地服几片。就这样一天天地熬下去，对谁都没有说。他知道肝病传染，便为自己准备一副碗筷，放在一边，唯恐传染给妻子和孩子。现在他觉得自己的五脏全都坏了，随时都会离开人间，但丢不下孩子和桂花啊！以后，他们的日子怎么过？孩子小，桂花精神上有毛病，就那几亩地也种着难啊！

王狗剩抓住李木匠的手越握越紧，但李木匠觉得他的手像棉花套

似的，软不唧唧的，没有多少力量了。王狗剩又强睁着眼看他，可仍是一条缝，他说：“兄弟，看来，我是活不成了，前不久，我看病借你那五百块钱，还不上，都是小家小户的弄钱难啊！”

“还说啥还不还的，要不，我把狗妮叫来，俺俩想想办法，再弄点钱，咱去医院看病。”

他摇摇头说：“别了，无用，白花钱。狗妮因为超生，罚得和咱一样穷。”他稍停片刻，喘着粗气说：“兄弟，说实话，我是不想死，可我觉得我是活……不成了……”他说话很吃力，声音很微弱，说着说着眼里的泪水就流出来了，顺着眼角流到他枕着的破棉袄上。

李木匠抚摸着他的手，以怜悯的目光瞧着他说：“狗剩哥，你别这样想，我看不碍事。”

他摇摇头：“我知道，就是一灯油也熬干了。我觉得难熬到天亮了，我走了也没啥，可就是对他们母子放心不下啊！”

“哥，有啥心事就尽管说，兄弟一定照办。”

王狗剩就那样直直地平躺着，身上覆盖着退了色的黑被单，他那双浮肿的眼睛，想睁开眼再看看这老屋和孩子都很困难。他抓住李木匠的手始终不愿撒手，好像不愿离开人间，不愿离开亲人，还有好多话要说。

“以后，你要多帮帮他们，孩子小，桂花还那个样子，你说咋办呢！我就把他们母子托付给你了。我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桂花，她跟着我没享一天福，还遭罪啊！我死后，你就好好待她，把她当自己的亲人吧！你也别嫌她疯疯癫癫，你对她好，她也会对你好，她不傻。她跟着你我放心，这也是哥最后的心愿了，你答应哥吧！”这是王狗剩憋足最后一口气说的一番话。

李木匠用被单擦拭着王狗剩眼角的泪说：“哥，你放心吧！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有我吃的，就不会饿着桂花和孩子们。我准备在街上开个木匠铺，做家具卖，只要手头有钱，就供两个孩子上学。桂花清楚的时候多，我帮她把几亩地种好都饿不着。”

虽然王狗剩的病很重，但心里清楚，他听李木匠这么一说，僵硬的脸上荡起了笑意：“这我就放心了。”他渐渐地把李木匠的手松开了。

李木匠心里陡然泛起一股凄酸的感觉，鼻子酸酸的，喉咙里像堵塞着什么东西，想哭，带着哭腔说：“哥啊！咱都是苦命人，苦中相帮是应该哩！”

当晚，天快亮的时候，王狗剩连病带气去世了。这一夜，李木匠在他身边守了整整一夜，他的后事是李木匠借钱帮他料理的。

二

王春江侧身躺在草坪上，微闭双目，大脑一刻也没有休息，他越想越难以入眠，心里隐隐作痛，更痛心的是母亲因这场风波也差点搭上性命……

当初，乔桂花是被人贩子卖给王狗剩的。乔桂花从小失去父母，是她村里的乔老汉收养了她。乔老汉家里有个年过七旬的老母亲，是她将小桂花抚养长大的。乔桂花上到初中那年，乔老汉的母亲去世了，家里只剩下乔老汉和乔桂花了。乔老汉体弱多病，家境贫困，尽管如此，他仍供乔桂花上学。乔桂花高中毕业那年，乔老汉病情恶化，肝癌后期，不久便离世了。乔老汉死的时候，家里买不起棺材，乔桂花哭着求邻人帮忙，说先把养父埋掉，以后出去打工挣钱。邻人帮她刨了树，打了棺材，埋了养父，她便匆匆忙忙地进城打工去了。她是第一次进城，虽然大街上人来车往，川流不息，但她却人地两生，孤独无助，便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徘徊。忽然，她看到大街旁边有一位矮胖的中年汉子，正在往电线杆上贴着招聘广告，由于她急于寻找工作，便询问那人招聘情况。那中年汉子自称是造纸厂的厂长，说纸厂就在桃花村附

近，月工资五百块。她听信了他的话，便跟着他来到桃花村，不料，被卖给了王狗剩。王狗剩家就他一个人，一贫如洗，是出了嫁的妹妹王狗妮出钱帮他买的媳妇。乔桂花来到王狗剩家的那天，上穿红花衬衫，下穿深蓝色绵绸裤，头上扎着马尾发，利利索索的很精神，她刚满十八岁，如花一般漂亮。王狗剩大她十多岁，强暴了她，然后每天都将她锁在屋里。乔桂花如笼中之鸟，失去了自由。半年后，她精神失常了。

乔桂花遭到了马家父子的毒打，受到了惊吓后，也病倒了。她躺在床上不动，不吃不喝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像睡熟一样。两个孩子在李木匠家吃住。李木匠心里清楚，乔桂花是吓出的病。他问母亲家里还有没有钱？母亲说弄啥？他说为桂花瞧病。李母翻箱倒柜把自己积存的私房钱拿出来了，那钱是用一块破旧的红绸布一层一层严密地裹着的，她将它一层一层地慢慢抖开，但仍然不见钱，里面是一个用别针扣着的蓝布袋，她从布袋里倒出了里面的零钱，有一分、二分、一毛、两毛、一块、两块的，仔细数数，仅仅三十五元零五分。这是李母平时卖鸡蛋、卖破烂、卖头发等长期积存起来的零钱，也算是李木匠家目前的全部积蓄了。

李木匠怀里揣着这三十五元钱，将神志不清的乔桂花抱到架子车上，拉着她去乡医院了。医院里仅有几排简易的红砖瓦房，最前排是门诊房，后面的是病房，还有医护人员的住房。李木匠直接来到门诊房，见一位老中医戴着老花镜，身穿白大褂，满满当当地坐在门诊室的办公椅里。他肥胖的身材像白大褂笼罩着臃肿的大棉袄一样。他的旁边站立着一台电风扇，悄悄地摇着头为他服务。此时，恰巧门诊室里没有其他病号，李木匠站在他面前讲述了乔桂花的病情。老中医懒